

轮回在天地之间

——悼诗人冰夫

◆ 赵丽宏

6月26日傍晚,手机中收到一条让我悲痛的消息:诗人冰夫6月17日在悉尼去世,享年90岁。面对着闪烁的屏幕,我难过了很久,无数往事涌上心头。

冰夫是我的老朋友,生于1932年,整整年长我20岁,我和他是真正的忘年之交。少年时代,我就读到过他的诗,对冰夫这个名字印象很深。冰夫曾经是军人,他的写作生涯起始于抗美援朝时期,是一个有影响的军队作家。转业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当编剧,写过不少动画片的剧本。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9年夏天,在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那次,艾青带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诗人到沿海地区采风,在上海作家协会聚会时,诗人们纷纷朗诵自己的作品。冰夫朗诵了他的一首关于海洋的诗,他在诗中歌颂一位勇敢的船长,诗写得激情洋溢,富有色彩,朗诵也是声情并茂,动了真情。具体的诗句,我已经记不清,但他当时的神态,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想,这大概就是诗人气质。

后来,我和冰夫成了好朋友。他是前辈,却从来从不倚老卖老。四十多年前,我曾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冰夫是小黑屋的常客。他每次来访都会带给我



冰夫(左)与赵丽宏,摄于1985年

冰夫担任过上海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曾经组织并主持了很多诗歌活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女儿去澳大利亚留学定居,冰夫全家都去了澳大利亚。好朋友间的相聚畅谈的机会少了,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澳大利亚华人作家中,冰夫很受人尊敬。我常常读到他写澳大利亚生活的散文和诗,知道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一个真正的诗人,即便四海为家,总是难忘故土,难忘故人。冰夫当然也是这样。在他那些写于异域的诗文中,处处让人感觉到一颗炽热的游子之心在跳动。他写密尔顿花园,想到的是苏州的园林;游蓝山,想到的是浙江雪窦山;写悉尼的柠檬林,想到的是云南的柠檬;写玛茹巴海滩的散步,思绪却飞到了烟台,飞到了金沙江边;写海边的紫薇花,浮现脑海的是家乡金陵城外的花树;写澳大利亚的落叶,心里涌起的是上海郊区佘山的秋林,是王实甫的词:“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2001年,我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在悉尼,冰夫天天陪着我游览访问,和澳大利亚的作家见面聚会,还请朋友开车陪我去堪培拉。在澳大利亚的海滨山间,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留下了我们的脚印。

冰夫去澳大利亚后,经常回国。每次回来,他都会邀请上海的诗友聚会,畅叙别情。岁月如飞,他常常感叹:“啊呀,过七十了!哎,八十岁了……时光如雕刻刀,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容貌,没有人能阻止身体的衰老。但诗人的心依然年轻,从冰夫不间断的创作中,依然能感受到他的激情。和冰夫在一起时,我们忍不住要回忆年轻时代的往事。我曾劝他:叶落归根,你回来吧!他说:我是在考虑,要回来的。他上海的住宅在五楼,没有电梯,后来几次回上海,他已经没有力气爬楼梯,只能住在宾馆里。

2019年10月,冰夫最后一次回上海,正好赶上了上海市民诗歌节的诗歌盛典。10月30日晚上,我陪他一起参加盛典,并为他颁发了“上海市民诗歌节杰出贡献奖”。这是对他文学生涯的一个褒奖。

去年春节前,我想打电话问候他,却怎么也无法联系上。打了很多国际电话,找了很多朋友,最后终于取得了联系,我和冰夫之间加了微信。但是他没有在微信中写过一个字。去年4月8日,他第一次给我发微信,是转发作家崖青的文章《疫情中的生日》,记录澳大利亚的华人作家在疫情中为冰夫举办庆祝他九十大寿的生日宴会。我立即给他回信:“冰夫兄,遥贺九十大寿!祝健康平安,天天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非常想念,请多多保重!”他给我的回复,是转发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想他一定是喜欢这首歌,发给我分享,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思念吧。

此刻,我在电脑中寻找着和冰夫有关的文字。2016年,冰夫要在国内出版他的文集,他为此专程来上海。我们见面时,他请我为他的文集写一首序诗,说这是为我们之间的友谊留一个纪念。我写了一首诗送给他,题为《轮回在天地之间》。我在电脑中找到了这首诗,现在重读,无限感慨。我在诗歌的结尾处这样写:

不要说天地辽阔无边
自由的心,没有藩篱和疆界
牵挂亲爱的故土,这是一个永恒
让我们同在情感的时空中轮回
落地上天,上天落地
……

心香一炷:纪念瑞芳老师

◆ 李亦中

事片的背后也有故事,据瑞芳老师自述:按照作家李准的要求,双双的性格要“豁得出去”,可我甩开膀子真要豁出去时,鲁轲导演却紧张了,不时提醒我“悠着点,悠着点”,别落下“丑化劳动人民”的罪名。每拍一个镜头,往往采取最保险的方案,“演起来真是不爽”。幸亏当时套拍一个预告片,交由北京电影学院刚毕业的吴贻弓执导,“他支持我放开来演”。其中有个场景喜剧味很浓,“双双又气又恼地捶打丈夫,打败后又哈哈大笑!”结果这段预告片被剪辑到正片里,堪称“歪打正着”了。

国庆献礼片《聂耳》(1959)也是广大影迷熟悉的,瑞芳老师饰演郑雷电,戏份不多,银幕造型恰如一道闪电,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片中她和赵丹一起在龙华塔上实景拍摄,“那是我与阿丹唯一的一次合作,在拍摄现场,我俩配合默契,人物关系富有时代色彩。”瑞芳老师这段说明颇有意思,也许在外人看来,演员剧团同事在银幕上“同框”演戏经常发生,但这种想法未免有点想当然,事实上电影生产充满不确定性,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最熟悉的同事也未必有机缘在银幕上亲密合作。这就要说到我父亲桑弧1987年拍摄文献纪录片《蔡元培生平》,和瑞芳老师有过一次难得的合作。父亲多年来有个夙愿,想把蔡元培光辉的一生搬上银幕,为此做了不少努力。早在1986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就提交一份提案,郑重建议邮电部于1988年发行蔡元培诞辰120周年纪念邮票。政协委员们参政议政,常有提案邀集签名之举,瑞芳老师就会签名支持这项提案,还欣然加盟《蔡元培生平》摄制组。父亲编导这部电影纪录片,在形式上大胆创新,借鉴海外纪录片同期声制作,“特邀瑞芳和道临担任银幕主持人,他们不是单纯地作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解说员,而是直接向观众交流,有时相互夹叙夹议,评说蔡元培的言行。我希望这样能使影片亲切些,生动些。”《蔡元培生平》开拍期间,我曾两次探班,了解纪录片的制作,每次都看到瑞芳老师全神贯注沉浸在工作中,进入一种忘我状态。

瑞芳老师的寓所,在淮海西路闹中取静的一幢公寓,沿街窗为法国梧桐树掩映,光线始终是柔和的,有一种促膝交谈的宁静氛围。逢年过节我陪父亲去探访,见面时她对我的称呼,时常“小桑”“小李”串用,回想起来十分亲切。近距离接触瑞芳老师,总感觉有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气场,但瑞芳老师绝非不食人间烟火,很讲究生活情趣。一次她兴致勃勃地披露自家红烧肉配方,秘诀归结为“一、二、三”:一是生抽酱油,二是料酒,均属常规调料,关键在于“第三”——居然是醋。这是她再三叮嘱的,假若不信,你就试一试吧。

最后晒一张黑白照片,摄于1983年。前景中,瑞芳老师示范一种健身功,精气神满满的;背景排开四名学员,穿深色衣服的正是我父亲,看上去学得挺认真。当时他们已年近七旬,练功可以说为了健康,更是为了继续拍电影,演电影,这就是一代电影人的初心。



1983年张瑞芳教习健身功

▶ 1987年拍摄文献纪录片《蔡元培生平》工作照(左一桑弧,左二张瑞芳)



与瑞芳老师的接触,来自银幕,来自书本,也来自生活中。

最初是在银幕上。童年时代,家附近几家电影院,每逢周日开设“儿童场”,票价一毛钱,吸引小学男生结伴前往,首选必定是战斗片,散场后念想驳壳枪和机关枪。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产生争议,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即《南征北战》中的女民兵队长和《渡江侦察记》中的女游击队长是同一位女演员,但谁也说服不了谁。我有点较真,找机会又重看这两部影片,验证了确实是两位女演员,只不过她俩身份相近,样貌服装相似(都剪短发),难怪那同学混淆了。在我看来,《南征北战》中的女队长英气十足,嗓音独特,很容易辨识,我留意演员表,记住了“张瑞芳”的名字。

不久,我看过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耳畔又传来熟悉的声音,一会儿是天真的小蝌蚪,一会儿是虾公公、螃蟹、鲢鱼等,非常有趣。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沪上文艺工作者有个社交场所“文化俱乐部”,父亲偶尔带我去,我就在那里见到了瑞芳阿姨。我忍不住发问:“瑞芳阿姨,你一个人在幕后讲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吗?”当时她怎么回答的我记不清了,迄今难忘的是她灿烂的笑容。这里顺便说说许久以来我心头一个困惑:为什么这部动画片的片头没有“张瑞芳配音”的署名?经咨询美影厂资深人士,方得知这是昔日惯例,直至1999年《宝莲灯》面世才得以匡正。虽然《小蝌蚪找妈妈》片头字幕未见瑞芳老师姓名,但目前网络上可以搜索到不少信息,分别冠以各自理解的“演员”“主演”“女声旁白”,乃至“声优”等标注,足见观众们并未淡忘。

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大学讲授电影课,出于备课和研究的需要,既注重影片文本,也涉猎图书文献记载的影人影事。与此同时,遵循华东师大中文系师长的教诲,尤其系主任徐中玉先生现身说法,给我们示范如何做学术卡片,我也着手摘录重要资料,起先使用小卡片,后来改用word文档。以瑞芳老师为例,她名下的摘录累积了十多条,在此择要述之。

瑞芳老师的艺术生涯始于话剧,1940年第一次拍电影,在《火的洗礼》中出演女主角。然而,她不适应电影拍摄分镜头不连贯的表演,对自己的银幕处女作很不满意,“影片要求我演一个真间谍假工人,而我却演成一个假间谍真工人。虽然孙瑜导演鼓励我,但我哭了,觉得自己没演好,对不起他,也对不起观众。”她甚至打算告别银幕。不过她“食言”了,1946年奉中共地下党组织之命奔赴东北长春,协助金山筹拍抗战故事片《松花江上》,饰演女主角妞儿。在1983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的“20-40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我得以补课,观摩了《松花江上》,还了解到此片最初的千字梗概,出自瑞芳老师手笔,金山导演在此基础上完成整个剧本。由此可见,瑞芳老师深度参与影片原创。

新中国成立后,瑞芳老师从北京调到上影厂工作,日后出任上影演员剧团团长,威信甚高。1961年,她主演的《李双双》轰动影坛,成为当时不多见的现实题材喜剧片佳作,荣获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等奖项。瑞芳老师追求的创作状态是:“感觉到角色就在自己身上,不仅可以毫不含糊地用她的眼睛去看,用她的逻辑去想,而且可以立刻演出剧本里没有写到的戏……”应该说,她演的李双双达到了这种境界,是她银幕表演艺术的一个高峰。这部故